

## 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八仙得道 第二十四回 李仙人施術傲淫暴 楊孝子感德入玄門

卻說楊母對李玄說道：「仙師好意栽培小兒，我母子豈不知感。就是亡夫地下有知，一定也知感仰。只是有一件為難之處，卻不敢對仙師陳明。想那牛靜乃是中山王府總管，平時最得王爺信用，所以敢如此妄為。此次雖仗法師大力救得我母子出險，但恐仙師走後，那廝必要設法報仇。雖然小兒未必能夠救我，有了他在身邊，似乎膽子也壯了些兒。」夫人說到這句，李玄大笑道：「夫人且請放下一百二十個心。那牛賊已經被我和令郎弄得七顛八倒，多分中山王不久就要處他死刑，還把他侵奪拐騙而得的百萬家私分給許多受害人家。便說夫人不貪這些意外之財，也不想收回損失之費，但也法計不會再受他的播弄。這是貧道可以擔保得定的。夫人不信，還請仔細問問令郎。他方才所以那般喜笑，就為了這些緣故哪？」楊母見說，本沒什麼不信之處，但想明白個中真相，因即叱問楊仁：「該你說話的時候，你又不說了。」楊仁忙道：「不是孩兒不說，因仙師和母親說話，哪有孩兒插嘴的道理？如今正要告稟母親來了。」李玄見他們如此規矩，不覺暗暗點頭，想道：他們母子在這危難之中，不廢長幼之禮，委實大不容易。因也含笑說道：「公子快快把我們所幹的事告稟令堂，我們說完了話，就要定下一個進退之計。貧道煙雲山水，到處為家，也不能久居此地。」楊仁方才把上項情事說了一遍。說完了話，楊母微微一笑，又說：「仙家妙用，畢竟不同，此輩貪淫之徒，原該予以重懲，要是不然，世上既沒王法，又無天道，真將不成世界了。請問仙師，孩兒得隨師去，自是萬千之幸，就是未亡人，雖只此子，也不肯稍事姑息，耽誤他的學業，埋沒他的性靈。但舐犢之私，賢者不免。小兒此去，不知何日再得回來？」李玄道：「夫人慧心卓識，當知飲啄聚散皆有分定。譬如貧道本在極北修道，如何來到此地才得稅駕，即遇令郎。縱令預先約定，也未必相逢太巧。那麼，令郎公子便有千百條性命，只怕也早完了。推其數之所定，令郎該有此厄，又該貧道來救，所以千里之遙，山水之隔，相逢陌路，成此一段因緣。此豈偶然之故？自必有一種道理在內。這種道理，就是道家所稱定數，儒家所稱莫之為而為者天也。就是這麼一個講法。」夫人聽了，心下恍然，不期淒然說道：「照仙師語意，大概未亡人與小兒此別，未必有再見之期麼？」李玄聽說還未答話，楊仁忽然痛哭道：「既如此說，孩兒情願侍奉母親，終身追陪膝下。果有仙緣，亦待母親百年之後再說。此時請仙師原諒，暫給弟子幾年假期。」楊氏聽楊仁這般說法，又見他如此悽惶，兀自揮淚不禁。但卻不則一聲，靜待李玄指示。李玄歎息道：「夫人此言又未免不達了。人生本來做夢一般想。本人生死且不能自知，何況母子夫妻的會合分離，哪有一定之理。譬如眼前你我三人，今天無端相見，在那未見之前，夫人心中可曾想到某年月日有個李玄前來相會。我李玄算是修道有成，能知未來之事，但也決不無緣無故想到今年今月此日此時會得遇見夫人母子，會既無定，分也何常，散不可料，聚更難測。所以在夫人，母子孤苦相依，當此臨別之頃，自有許多牽戀。所謂明知後事難知，而情不自禁，不期然而然的有此種種繫戀，種種測度，亦人情之常，而常人所斷不可免者。至如貧道，定心於虛無之中，廁身於縹緲之境，連自身有無，正不及自知，何況旁觀之人，自然更形清楚。奉勸賢夫人，令郎天姿不可枉有，人生光陰，尤不可虛度。既已見得大道可求，神仙非誕，便宜當機立斷，割愛成全。貧道雖不敢妄泄天機，已許令郎二三年後學成歸家，尚可與夫人相見。彼時令郎造就不凡，而夫人母子相聚之期反能天長地久，永不睽違，這不比眼前數年相依相隨，好得千萬倍麼？貧道出家人，不敢多事，更不肯強人所難。所以苦口相勸者，無非憐敬夫人母子節孝之風，因而發為宏願。甚望借母子高風，示天道報施，以為世人規範，雖千百年後都所得所勸勉，此亦夫人母子的功行。貧道不過盡我修道人應為之事，應盡之職罷了。貧道言盡於此，是否從違，即待一決。萬一夫人決不相捨，此亦人情，原無不合，貧道立刻告辭。只怕將來再要尋覓貧道時，卻不免望洋徒歎，懊悔嫌遲了。」

夫人聽了，決然而起，裋衽下拜道：「仙師之言，金石之言也。仙師之心，天地之心也。未亡人婦流淺見，幾致開罪，貽誤小兒。今承開示，心下洞明，即今便著小兒隨去。小兒在仙師身邊，一定比在未亡人身邊更好，未亡人也萬分放心。一言既出，此心無違。休說二三年，即使五六十年，七八十年，小兒修持不力，學道無成，即是大不孝的逆子，縱令歸來，暫不相見。」李玄聽了，大為欽佩。楊母即令兒子叩拜老師。楊仁還在依戀，楊母正色責勉。楊仁不敢違背，向李玄拜了八拜。李玄親送楊母回家，咒石成金，資他費用。畫地作城，以防宵小侵犯。又取禿筆繪厲鬼數百，如遇危難，可懸之室中，口呼李法師傳諭保護我家，此輩即能現形退賊也。楊母拜謝領命。後來有地方無賴見楊母衣食無虧，疑有蓄積，糾眾往劫。入門呼嘯，楊母急取畫掛上，依法試驗，眾人但見無數厲鬼持刀執矛前來拒敵，嚇得眾賊沒命奔逃。誰知李玄畫地為城能入不能出，經楊母驚起鄰右，悉行捉獲。因不欲多事，善言慰遣，從此再沒小人敢相侵襲。直至十年後，李玄察見楊仁修道心虔，而夫人年邁，日夜思子，方由李玄格處施恩，命楊仁下山迎夫人去北方，每年準相見一次，以遂母子孝慈之心。這是後話。

那李玄帶了楊仁從錢塘北上，渡江而至齊魯之間，為楊仁覓得洞府一處，在泰山之麓，名無崖洞，傳以呼吸出納之法，命他先作養心運氣之功夫。因他初次修行，也如當年文始先生護庇自己一般，除了施法保護之外，特從華山召來白玉夫人替他執役。又因夫人之名過於僭妄，就替他改名玉兒。每過三年必來泰山考驗楊仁功夫，隨時有所指授。這楊仁質地雖好，怎能比得李玄生有仙根，修持十年之久才能斷絕煙火，並駕雲、召神之術。據李玄說，比較平常修道之人，進境已算絕快了。

如今卻不談楊仁事，再說李玄自得楊仁之後，仍在南北各地以及海上各島到處遨遊。十年之間，做了許多濟人利物除暴安良之事，看二年期滿，記得祖師約言，便先回華山紫霞洞打了一轉。原來這次李玄下凡只是隻身巡遊，卻把飛飛、顛顛倆都留在洞府修道。飛飛等因感李玄教導之恩，益發不敢自棄。

幾年之中進步大有可觀，已能脫換皮骨，永遠離了禽獸身形，成為不老長生的地仙。閒來時也體李玄之心，凡這山前山後有那妖魔鬼怪擾亂人間，便出力降除，居然立了許多功行。還有洞府一帶也收拾得清幽雅致，種得許多仙花果，養了許多仙鳥仙禽，比李玄在日更覺整齊清幽，端的成為天上的仙鄉，金仙的洞府。李玄到了洞中，見此情形，心中兀自歡喜。又查二人功行、學業，色色進步，不覺喜形於色。見二個伏拜座下，伸手命起。二人退立兩旁。李玄道：「我從那年下山，遵祖師法旨，遊玩人間。幾年之間，雖沒甚大好事，也收了一個有根器的弟子，立下幾件濟世利物的功德。自愧成就畢竟太少，難見祖師之面。今汝等不得吾命，自能做出許多好事，其智識、善行在我之上矣。我初入洞府，見汝等山前山後、洞內洞外收拾得十分雅潔，已知爾等大有作為。不是我心愛這些外物，恰喜有此一端，便可窺見爾等習練之勤，用功之專。小事尚然，大處更可想見。比及一經查考，果然不出所料，真是我第一喜悅之事。爾等能如此精進，休說原有根底，即今初次學道，亦必早成正覺也。」飛飛、顛顛慌忙跪下說道：「皆賴恩師指教提挈，弟子們以禽獸之身得此功夫，正始願所不及。又蒙師尊如此獎飭，越發令弟子等滿心感慚。」李玄點頭道：「爾等已成人道，不諱當年出身，便見克己功夫。起來，起來，我再授汝修養心性的要訣。此訣不比尋常，亦不是普通法術，乃是神仙修身養命最上工夫。一旦修煉成功，真可與天地同壽。再加多立功德，數百年後，亦可和天上諸仙並驅齊駕，雖靈霄寶殿、三島蓬萊皆可容汝往還了。」二人喜極淚下，叩謝者再。李玄又道：「我今番不能久居於此，明兒便須往崑崙山八景宮朝謁祖師，以遵當年法旨。你等十分要好，一切不煩叮囑，只在此加緊用功可也。又我新收之徒，名楊仁，已派玉兒前去泰山伺候。但他功夫太淺，你倆可於三年之內前往省視兩次，兼要試察他是否堅心修持，刻苦用功。回來報告於我，自有處分。更兼楊仁根器甚好，孝感動天，成功必速。我也急於提拔他。此番朝過祖師，尚擬親往教導也。」二人唯唯遵命。

到了次日，李玄端坐洞府。到了午時光景，忽聽空中仙樂嘹亮，便起立道：「此是祖師派來迎取我也。」整衣出洞。果見朵朵彩雲，自天飛降。內有青衣童子，手持拂塵，控鶴以待。李玄忙著打一稽首道：「李玄有何能為，敢勞祖師如此優禮？」童子道：「祖師和許多師兄專候師兄前去，可請速駕。」李玄叩個頭，上了鶴背，騰空而起。仙樂彩雲漸遠漸不可見。飛飛、顛顛不勝欽羨，相顧說道：「修仙人得能至此地步，才不枉了一場辛苦也。」不表二人私談，卻言李玄到了八景宮外，降落雲頭，跨下鶴背，

恭候祖師傳宣。兩童笑道：「師兄直恁多禮，祖師已派我等相迎，只要進去朝參便了，何必又要傳宣。」李玄低聲道：「愚兄不比師弟們，是難得到此的，怎敢冒失。」童子們方一笑而去。不一時便又出來說：「祖師請師兄進去。」李玄重新把衣冠來整，緩行慢步的循牆而入，見那老子端坐大殿之中，蓮座之上。旁立數代神仙。見李玄到來，一個個躬身致禮！李玄朝上先拜了八大拜，方敢和諸仙相見。老子笑道：「難為你□年之內也很做了些實在功夫，如今可得做完你應做的事情，也有前生債，也有今世緣，債要償，人緣也要速結。」說罷，仰天微笑，瞑目而坐。李玄不解其情，才想請教，老君忽然啟睛道：「你父母待汝脫度，不趁這機會趕快去辦，倒害他們多捱塵世的苦味，也是你的罪過啊？」李玄稽首稱是。老君又道：「你就去吧！等你度出父母，再來見我！」李玄遵旨而退。未知李玄如何點化父母，且看下回分解。